腊八蒜

□安殷

那一年的腊八节恰逢周末，下雨天，没出门。早饭吃的是腊八粥，朋友从大碶的迎恩寺请来的，送了我们两盒。寺院里的腊八粥应该是柴火大锅熬的，口感非常好，后来知道花了很长时间才熬制而成。粥里有大米、小米、赤豆、花生、莲子、葡萄干、桂圆、枸杞、红枣等，是自家做不出来的味道。只是女儿生病了，呼吸道感染，去了两次医院，还做了雾化。我也中招了，头疼、流鼻涕，不愿动弹。但愿喝了这腊八粥，能快点好。

于是想到了腊八蒜，上周买了一斤多的大蒜在家里，多吃蒜有好处，还是自己动手做吧。腊八蒜在南方少见，这是北方人的做法。蒜和“算”同音，以前的商号要在腊八这天拢账，包括外欠和外债，都要在这天算清楚，“腊八算”由此而来。腊八这天债主要到欠他钱的人家送信：该准备还钱了。北京有句民谚：“腊八粥，腊八蒜，放账的送信儿，欠债的还钱。”后来有欠钱之人，用蒜代替“算”字，以示忌讳。所以腊八蒜不能当街去吆喝，都是每家每户自己动手泡制。山东人喜欢吃蒜，夫人是山东人，我在山东也待过多年，女儿食性随母，也喜欢吃生蒜。她尤其喜欢蒜泥，不仅吃饺子、馄饨时要蘸蒜泥，有时不喜欢吃菜，直接拿馒头蘸蒜泥吃。所有的凉拌菜里都要放蒜泥，猪头肉、黄瓜、海带、紫甘蓝等都是如此。

冬天里经常吃些腊八蒜，对身体有好处。它酸甜可口，有蒜香又不辣，有解腻去腥、帮助消化的作用。对病原菌和寄生虫都有良好的杀灭作用，可以起到预防流感等功效。蒜的抗氧化活性强，常食能延缓衰老，能有效地防治铅中毒，据说还能预防癌症。

看来我还是教条了，这腊八蒜虽然是腊八时做最好，但提前几天也无妨吧？如果前几天就吃了，说不定就不会中招了。我找出家里的瓷罐和玻璃罐，大小不等的三个。控干水，把内壁擦干净，作为泡腊八蒜的容器。把蒜头剥开简单，去皮却麻烦。反正是自己吃，也为了入味快，我在每个蒜头上轻轻拍了一刀。蒜头皮开肉绽，在大蒜的根部切上一刀，顺势就把皮轻松剥掉了。按蒜头的大小分开，放进三个罐子中。正宗的腊八蒜是不放糖的，我喜欢糖蒜的味道，同时想尝尝不同的口味，于是分别放入红糖、白砂糖和冰糖。米醋要选好一点，我用的是镇江陈醋，倒入罐子，刚好没过大蒜。在罐口套上塑料袋，再盖好盖子，密闭储藏。

几天后是大寒，看玻璃里的大蒜已呈翠绿色，色泽诱人。我打开蒜头最小的那瓶，一股蒜香和醋香混合的味道扑面而来，口水不由自主地滋生了。尝一口，蒜的辣味还有点冲，但比生蒜要柔和多了，加上醋的酸味，酸辣甜皆有，可口也。晚上女儿吃饺子时，已经不吃蒜泥，改吃腊八蒜了，她的评价是：“好吃的不得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蒜中的辣味慢慢减退，酸甜味愈加浓烈，味道越来越好。那醋味也变得不同，有蒜味和甜味，蘸饺子亦佳，比一般的醋要好。

腊八蒜中的绿色是大蒜中本身就有的绿色素，正是绿色素使腊八蒜发挥了神奇的作用，而醋起了催化作用。人也一样，有很多潜能，需要激发、鼓励和催化，才会放出光芒。

军旅雪韵

□曹银员

1972年岁暮，从宁波北上的军列火车已经“轰隆轰隆”地奔驰了两天两夜。朦胧中，仿佛前方传来阵阵锣鼓声。睡在车厢内的我被惊醒后，忽然发现天已大亮。“怎么搞的”，可手表上的指针明明显示才凌晨3时半嘛。天好冷呀！我把被子裹在身上，踮起双脚在窗口眺望。外面宛如梦境世界，全方位白茫茫一片，只有车站边有些小黑点在白色中晃动。我明白了，天不是真的亮了，而是洁白的雪光辉映，那些小黑点无疑是前来欢迎新兵正使着劲儿敲锣打鼓的老兵们。这里是吉林省吉林市沿途中的一个小火车站。在此下了一批新兵后，清晨，我和战友们到达了通化市。迎着纷纷扬扬的大雪片，踏着老兵们刚从厚厚积雪中开辟出来的通道，来到了有三分之一仍被大雪掩盖着的营房，开始了由大雪长期做伴的军旅生活。

那个时候，东北的雪真是下个没完没了。每年早在9月下旬就陆陆续续开始下，一直要拖到翌年的3月还迟迟不肯停止。因气候原因，我们几乎有半年时间与冰雪“亲密无间”打交通。在雪地上摸、爬、滚、打苦练军事技术，教员说这才能过得硬。在大雪纷飞下值勤巡逻，陷入雪中的大头皮鞋与积雪摩擦就会发出“吱嘎、吱嘎”的响声，班长说要像铁公鸡一样不能叫。在冰雪上面施工，大家只有你追我赶才不会挨冻。在我们营房旁边，有一条约二百米宽的大江叫浑江。在夏天，别看这江急流翻滚气势汹汹直冲而泻，可到了冬天，江水就被连底带面冰冻，像死猪一样的安宁，成了我们训练和游玩的好场地。在当地，清除积雪显然是部队的一项既正常又十分繁重的任务。有一年冬季，我们部队外出在一个叫“迎门岔”的深山岙农庄执行任务，谁知连续下了几个星期的大雪，大雪封山。什么路呀，山沟啦，低洼处的树林，还有老百姓的小房子，统统被大雪没头没脑地掩盖起来，到处是洁白一片。为排除影响日常生活的积雪，部队全力以赴，连续干了一个星期，才使第一辆轮胎带链条的运粮卡车开进村庄。我们部队是东北野战军，那时候每年冬季要进行野行拉练。在冰雪地上行军，手冻麻了只能用雪擦（因烤火会伤手），口渴了顺便捧些干净的白雪塞入口中，也忘了是什么味！还有在雪夜行军，天亮一看，队伍中的战友们不仅帽子和背包上都沾了雪变成白色，而且还变成了白胡子、白眉毛的“青年老人”。休息时，大家你看着他笑，他看着你乐，有时候战友之间亲密地拥抱在一起，情不自禁地哈哈大笑。

还有，我们部队驻地附近有一座巍峨的崇山，其山间原始森林中的各种树木非常茂密。春夏之际，清澈的雪水沿着溪沟潺潺流下，泉潭中袅袅飘升着弥漫的气雾。秋日来临时，坡崖下云集的多姿多色的花儿显得分外艳丽。每到冬寒，此山奇旋般地变成了壮丽的雪山。这儿虽说不是世外桃源，但完全是另一个境界，假日里，我们常去雪山上游玩。高山上，到处是很厚很厚终日不化的积雪，四周一片皆白，单纯的白，纯洁的白，厚实的白，白得使人无地自容。在高山平处，唯独树立着一块刻有豪言壮词的石碑，已成为四方登山游客照相留念的好景点。离开军营来到这里，幽静自由，抛开一切，尽情地玩吧。真是不可思议，平日里习惯于严肃紧张的军人们，此时再也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竟醉了似的在雪山上打滚，还情不自禁地捏雪团嬉笑着相互打闹，还有忙着拍照、滑雪、做雪人、追赶野兔的……此刻的我怦然心动，站立在雪山高处，透过缥缈的雪絮纵情地俯瞰壮丽山河，北疆通化市的美丽景色尽收眼底。在雪山上活动，倘若有点儿累，可以仰躺在白雪上闭目养神，这儿的雪感觉并不冷（可能我穿着军用皮毛大衣吧），也不易融化，躺在上面软绵绵的，非常舒坦。每一次到崇山，身临其境的我们总是心旷神怡地玩到日落西山或云雾遮挡起雪山美丽的容颜方才恋恋不舍地回去……

总第6441期 配图 李昊天 投稿邮箱：essay@cnnb.com.cn